

從相遇的第一天，
她便知道自己喜歡他；
只是，她大概沒想到
這個男人將在她的生命裏，
留下一個比任何人所留下的
都要 深刻的足印。



原諒我

不記得忘記

秋映 著

目錄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(一) 一生中可能只有一個相遇點。 | 4 |
| (二) 如果愛情像日落那該多好。 | 57 |
| (三) 妳應該比現在更快樂。 | 110 |
| (四) 緬懷是一種病…… | 165 |
| (五) 誰可以等誰一輩子？ | 218 |

(二) 一生中可能只有一個相遇點。

姜榆映很多年沒有參加過補習班了。偌大的空調房間排列着從一端延展至另一端的長桌子，灰色的膠椅躲在桌底的洞穴。姜榆映拉開座落在第五排偏右位置的一張膠椅，這是她今天為自己選的座位。

她喜歡三這個數字，沒有原因。她本想坐在第三排，但頭兩排一般都掉空着，第三排變成第一排，第五排實際上才是第三排。

白日夢時間夠了。穿上米白色短袖襯衣配牛仔褲的啡髮男子按着放映機，架上掛在耳背的擴音器，呼吸聲傳遍整個教室。姜榆映討厭擴音器將人體發出的微響擴大的聲音，她用中指填塞右耳的耳洞，久久不肯放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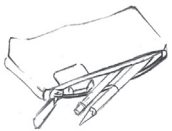
「開始溫習了沒有？」補習社的導師跟學校裏的老師不一樣，他們靠學生吃飯。要留住學生，要不實力超凡，要不對學生的胃口，交得成朋友最好。初次見面，寒暄少不了。「沒關係，你選擇了這個課程便走對第一步。全期八課，一直到暑假末你們都會看見我。這八課會跟你們溫故知新，按照每課派發的筆記溫習保證能取得合格，除非你特別……『單純』。」

哄堂的笑聲跑進姜榆映的左耳，兩耳的不平衡感覺很難受，她終於鬆開按着右耳的中指。「沒有人坐的吧？」刻意壓低的男音在耳鳴的襯托下，有種餘音裊裊的飄逸。

姜榆映把眼珠滾到眼角，還是忍不住抬頭看這個遲到的男同學。他還是站着，站姿很隨意，從容地等待她的回答。

姜榆映搖了搖頭。他把筆袋擲在桌子上，坐下來時身體散發一種獨特的氣味，不香也不臭，只能說是一種氣味。姜榆映從來沒有嗅過這樣一種氣味。

姜榆映的嘴角不受控地向上揚。她使勁咬着唇，掩飾流露喜悅的微表情。



從相遇的第一天，她便知道自己喜歡他；只是，她大概沒想到這個男人將在她的生命裏，留下一個比任何人所留下的都要深刻的足印。

補習班的座位沒有固定，姜榆映跟他再次並肩而坐的那天，課程已來到第四課。他身上還是散發着一樣的氣味，但靜止時很微弱，只在他偶爾晃動身體時才比較強烈。每一次他轉換坐姿，姜榆映都用力吸氣，她要記住他的氣味。

「完全聽不懂他在咕噥甚麼！」

姜榆映正緊閉着雙眼，努力吸入他的氣味，冷不防他突然開口，她嚇得將眼皮撐至最開，假裝它們從來沒有閤上過。

「對嗎？」他向她揚了一道眉，像偶像向追隨者放電，非常熟練自如。

姜榆映滾燙的臉不能再面向他多一會，她迅速地把頭點一下，然後再沒有抬起過。被他嚇散的魂魄也一直沒有回來，為免再出洋相，她必須盡快離開他的視線範圍。今天她坐的位置比較靠近走廊，課堂結束時她將身體前面的筆記、練習簿和文具一擁入懷，狼狽地跑離教室。她很快便後悔了，下一次並肩而坐的日子不知要再等多久。

「姜榆映。」是那把最配合她耳鳴的天籟。但沒可能，他怎會知道她的名字！

「姜榆映。」那個模仿他聲音的人將她的名字逐個音波吐出，但模仿不到他的隨性，換來的只是造作。

姜榆映略帶憤怒地回頭，站在身後的竟然真的是他。她又再一次魂飛魄散。

「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？」不知用了多長時間召回魂魄，她終於湊合成一句像樣的提問。他將寫有她名字的筆記簿遞過來。

她剛才一直聚焦在他的臉，看不見他手上拿着自己的筆記簿。她頓時又覺得自己很失禮，特別在他的從容的襯托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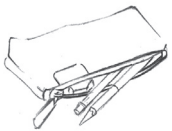
他下巴微微抖動了一下，取代了笨拙的道別，瀟灑地繞過她離開。

「等一下。」姜榆映一定是被邪靈附體了，但她感激這個勇敢的靈體，不然她定會眼巴巴看着他遠去的背影。

他轉身凝視着她，不知道有沒有察覺她的嘴唇在顫抖。

「你知道我的名字，但我不知道你的……」

「鄒柏奕。」



「而且很冷。」他倆認識的時候是盛夏，轉眼已是嚴冬，她以為這就叫時光飛逝。那時她不知道，時光可以飛得遠比這快。

「妳喜歡這個導師嗎？」

「還好，比暑假那個好多了。」那個補習導師雖然教得不好，但他是他倆共同的回憶，姜榆映其實有點喜歡他。

「妳為甚麼會報讀那一班？」

姜榆映認真在腦內搜尋當天的片段。「好像是時間適合吧……」也好像是不想跟朋友跑到老遠，所以在離家比較近的分校隨便選一班。「你呢？」

鄒柏奕隨性地聳聳肩。「我隨便選的。」

姜榆映不知道他說的是真還是假，但她覺得沒關係。那個暑期補習課程的確沒讓她學到甚麼，最大的得着便是認識到鄒柏奕。

她真希望能永遠記住自己曾經覺得，報讀這一個補習課程，是她一生當中最明智的抉擇。

農曆新年又名春節，但世界已經不一樣了，農曆新年過後仍然很冷，可能比冬至更冷。

處於低溫環境下，人體會燃燒能量以保暖，代謝因此加快，人也就特別容易餓。姜榆映午飯時明明吃得足，補習課才上了一半便飢腸轆轆。她蜷曲着身子，期望扭曲胃部能減輕它的空虛感。

「妳怎麼了？」鄒柏奕彎腰探頭瞥見她發白的臉。

只要少一點點矜持，姜榆映就會整個靠在他身上；她快昏過去了。

「不知道為甚麼，很餓……」

鄒柏奕笑出聲音。

「幹嘛笑我？」她在他手臂上捏了一下。

「不笑了。先吃點甚麼才回去吧。」

姜榆映無力地點頭，她祈禱着自己能撐至下課。

她忘了自己怎樣從補習社來到麵檔，當她恢復意識的時候，面前已經放了一碗熱騰騰的麵。

「快點吃！我去拿我的。」

姜榆映將筷子插進湯麵裏，拉起，送到嘴裏。她沒咀嚼幾口便直接吞下去，那口溫暖的麵從食道滑到胃部的軌跡她都感受得到。



嫩滑的麵條太誘人，她一口接一口地，欲罷不能。每一次拉起麵條的時候，熱燙的蒸氣都引出鼻水，她嘴裏含着麵，吸了吸鼻子，又擦了擦鼻頭，像極一個飢餓的癮君子。

「好吃嗎？」鄒柏奕拿着他的麵回來，見識到她滿足的食相。

她含着麵點頭，麵條隨着頭部的擺動在空中跳舞。它們都以為自己會被這個女孩消化，冷不防她突然咳嗽，把它們全都噴了出來。

「妳怎麼了？」鄒柏奕把手放在她的背。每一次她背部因咳嗽而隆起時，他的手便輕拍一下，合奏出獨一無二的敲擊樂曲。

「好辣……」躲在湯裏的辣椒籽偷混在澄黃的麵條裏，在舌尖最敏感的地帶爆開，把整根舌頭麻痺掉。

「喝點水吧。」鄒柏奕用空着的一隻手給她遞上一杯水。

姜榆映含着水，讓舌頭在口腔裏游泳，不肯吞下去。

「吞下去試試看。」

口腔裏的辣氣場污染了清水，她吞下的液體都刺喉。她連忙搶過水杯，再含一口未經污染的

水。

鄒柏奕看着姜榆映，姜榆映也看着鄒柏奕。一個不知道要說甚麼的人，跟一個說不出甚

麼的人，無言地對看了很久。

姜榆映還是很餓。看着兩碗麵都有變糊的跡象，她鼓起勇氣把嘴裏的液體吞下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她悄悄把舌頭蜷起來，麻痺的感覺已經消散一大半。「好多了。」

「妳把我嚇死！」鄒柏奕臉部的肌肉直至此刻才放鬆。

「對不起。」姜榆映知道自己很失禮，但動物最基本的慾望還是戰勝羞恥心。「我還是很餓。」

鄒柏奕按住她拿起筷子的手。「妳還吃？把妳辣死！」

姜榆映知道有這個危機，但她實在太餓了。「我真的很餓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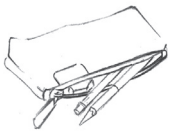
鄒柏奕將兩人面前的麵對調。「妳吃我的吧。」

姜榆映不好意思。「那……」

「我可以吃辣。」他用筷子拉起自姜榆映嘴裏吐出來的麵條，毫不猶豫地送進嘴裏，吞下。

姜榆映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反應，她心裏那隻慌亂的小鹿已經將世界撞得天花亂墜。

那些麵條上佈滿的，是她的唾液；從她身體進入他身體的唾液。從此，他倆的連繫已不單靠那雙情侶手錶，她身體某種物質已植根他體內，或許已進行化學作用，成為外科手術也



切除不到的部分。

姜榆映感到自己離幸福很近。她反復想了又想，為甚麼鄒柏奕會願意吞下她的唾液？是因為他不拘小節？還是，他不介意跟她融為一體？

他到底是不介意跟任何人融為一體，誰的唾液都可以吞下，還是，她是與別不同的？

「妳還是不相信他喜歡妳？」

「妳覺得他喜歡我？」

「妳覺得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妳是知道的，妳只是不敢去相信。」

也許姜榆盈說得對，她的確不敢相信鄒柏奕喜歡她。她說服不了自己。也許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怕猜錯，她怕失望，她怕受傷。

日子還是照樣地過。姜榆映仍舊暗戀着鄒柏奕，也仍舊不相信鄒柏奕會喜歡她。

然而，她依然渴望有一天，他會喜歡上她。

沒多久之後，那個補習課程便結束了，學校舉行的模擬考試也即將開始。各自忙着，姜榆映跟鄒柏奕每星期兩天的約會已經取消；她很久沒見過他了。

她不敢找他，怕煩到他。她每天只在電腦屏幕前等候，期望能在那個閒人才會走進的虛擬世界跟他相遇。

「你們多久沒見了？」

姜榆映在心裏數算着。「一個多月吧。」

「妳不找找他？」

姜榆映很想，但她不敢。「如果他喜歡我，便會找我；如果他不喜歡我，我找他也沒有用。我不想煩他……」

「妳到底是不想煩他，還是不敢向前走？」

「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向着自己走過來，是件很討厭的事。我不想他討厭我。」

「妳又怎知道他不喜歡妳呢？」

「如果他喜歡我，怎會不找我？」

「那妳喜歡他，又不找他？」



「我怕煩到他。」

「他也一樣怕煩到你。你要讓他知道，妳不會覺得他煩。」

姜榆映無聲地呼救。她怎會覺得鄒柏奕煩？她多希望他找她。她的心意已經夠明顯了，鄒柏奕不可能不懂，他只需在接受與不接受之間選擇。

上學的日子已經餘下不多了，胡彥俊怕以後見不到姜榆映，他知道她一直有上補習班，於是拿了朋友推介的導師的精讀課程傳單，慫恿她一同報讀。

姜榆映不明白為甚麼胡彥俊跟鄒柏奕做的事都差不多。她瞥了單張一眼，上面那張修葺過的臉很眼熟。

「聽說這個導師很好。」

姜榆映搖了搖頭。「我不報了。」她跟鄒柏奕的回憶，沒有胡彥俊的一席位。

「為甚麼？他很好的。」

她知道，她跟鄒柏奕上過他的課。

「快考試了，妳不想考得好嗎？」

姜榆映想。說實在上過這位導師的課後，以往很多搞不懂的概念都變得清晰，但還是有很多仍然混沌。

「開課的時候已經不用上學了，不會太吃力的。」胡彥俊繼續落力推銷。

「好吧。」姜榆映妥協。「你想報讀哪一班？」

胡彥俊笑開了。「這班怎麼樣？地點也方便。」

姜榆映皺起眉頭，這間分校是屬於她跟鄒柏奕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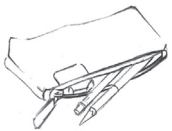
胡彥俊心怯，指尖隨便滑向另一班。「這班也不錯。」

姜榆映放鬆眉頭。「隨便吧。」

這間分校的教室跟那間幾乎一模一樣。如果有人蒙着眼睛被送到不同分校的教室，他們不會知道自己身在何處。

如果她當天選了這兒，又或者鄒柏奕報讀了其他分校的班，甚至只是不同的時段，他們便不會相遇。然後，她或許會成為胡彥俊的情人。

不是的，兩個人要是有緣分，他們無論如何都會遇上。他們可能會在這個精讀班相遇，但如果她早已是胡彥俊的女朋友，他便不能走進她的生命。



兩個人，一生中可能只有一個相遇點。有緣的人會在適當的時機遇上，無緣的人可能擦肩而過。姜榆映後來才知道，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更糟糕的情況，是兩個人在適當的時機遇上，但卻抓不緊彼此，然後抱憾終生。

「好了，我們開始吧。」在不同分校裏，聽到的開場白都一樣。

姜榆映抬起頭，聚焦在屏幕上的投影。也許她太思念鄒柏奕，她彷彿看見他。她將焦點轉移至經過屏幕走到第一排那個男生的臉，這是再多久沒見她都認得的一張臉。她的心狂亂地跳動，直至突然停頓的那一刻。

他身邊有一個女孩，手掌自然地裹住他的臂。他們的身體流露着一種和諧的共鳴，有人稱之為「默契」。

他們是情侶。

姜榆映的末日來了，她作的孽太深了，是時候接受大審判。但這個懲罰太痛了，她要逃，無論如何都要逃，就算利刃要插下來，她都要用背擋住。她不能再多看兇手一眼。

「我不舒服……」

「還好吧？」

「我要走……」

「我陪你。」

「不，你留下聽課，之後教我。」姜榆映悄悄站起來，打算安靜地離開。她不想讓鄒柏奕看見，孤獨的人在成雙的情侶面前太卑微。

她要向大門直衝，頸和頭都不許動，她不要望向鄒柏奕，鄒柏奕也不會看見她。她做得到，一定要做到。

「不好意思。」第二排的蠢材突然走出來，擋住姜榆映的路，也惹來鄒柏奕的注視。她落寞的臉他看得見；她看見他看見。

姜榆映的身體知道主人不想面對眼前人，各個部分都自覺地作出反應。她用手推開擋路的蠢材，奔向煉獄的出口，雙腿像被施了咒般一直跑，不能停下。

她有一刻想過鄒柏奕會追出來，於是她跑得更快。她真的很笨，他還怎會追？

她的笨，不是從今天開始，她只是直到今天才醒覺自己原來一直都這麼笨。

她愛上一個不認識的人，她蒙蔽自己的眼睛，她苦等他的注視，她付度他的心意，她渴望他的關愛。然後，她得到他的淡忘，她失去她的憧憬。

姜榆映躲在漆黑的房間內，不想讓世界看見她。她哭不出來，無論如何擠壓眼皮還是滴不出眼淚。她開始捏自己的前臂、大腿和胳膊，然後抓自己的頭髮、槌自己的腹，最後拍打



自己的臉。她差一點便要把頭撞向牆，但無論如何折磨這副軀體，眼淚還是流不出來。

她終於明白，世界上有些人就算難過得想死，也沒有哭的資格。

她憑甚麼哭？她難過甚麼？她可以怪誰？

沒有人承諾過甚麼，沒有人保證過甚麼，沒有人要求過甚麼，這一切一切都是她自找的。始作俑者沒有流眼淚的資格。

眼淚只屬於被背叛的人。沒有人背叛她，她並沒有被背叛的身分。

「妳開門吧……」

姜榆映鎖上門，不讓姜榆盈進來。她不想面對知道她喜歡鄒柏奕的人。

暗戀一個沒有伴侶的人，是浪漫；暗戀一個已有伴侶的人，是苦澀；暗戀一個忽然有伴侶的人，是羞愧。

姜榆映感到很羞愧；幸而，她尚存一點尊嚴。

鄒柏奕沒有說過喜歡她，幸而她也沒說過喜歡他。鄒柏奕沒有告訴她他戀上別人，幸而她也選擇永遠不要問，假裝根本不知道。

「開門吧……」

她用枕頭蓋住耳朵，進入一個寧靜的世界。那兒沒有不堪回首的過去，那兒沒有鄒柏奕。

餘下的補習課姜榆映都沒有上，她跟胡彥俊說自己生病。同一個借口重複用了一個月，一直到整個課程完結，考試即將舉行，胡彥俊堅持要跟她見面。

胡彥俊真的相信姜榆映得了一個持續了一個月的病，她比之前消瘦很多，而且雙目無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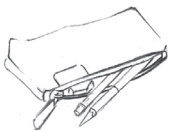
「妳要好好保重身體，考試快開始了。這個考試對我們很重要。」

姜榆映突然發現自己是這股社會歪風的犧牲品。人們沒有時間評價每一個體的特性，於是發明考試；沒有時間逐步汰弱留強，於是追捧一個殘酷的篩選機制；沒有為被淘汰的人鋪設平穩的路，於是擠進那狹窄的頂尖成為唯一的出路。這世界天才太少，庸才太多，要跨過天才門檻的庸才就更多；於是，補習社興起，在那裏面奏起姜榆映的哀歌。

「我替妳拿了筆記。妳一定要溫習，很有用的。」胡彥俊給姜榆映帶來那十課的筆記，他每次都硬著頭皮多拿一份。

姜榆映翻開最上面的一本，裏面有手寫的闡釋，也有螢光筆劃過的痕跡。

胡彥俊每一次都將課堂上記下的重點，謄寫到那本潔白的筆記上，他認為姜榆映所交的學費不應只換來十堆白紙黑字。



「謝謝你……」胡彥俊做的遠遠超過姜榆映所期望的，她甚至連筆記也沒想過會拿到。

「沒關係，可以幫妳就好了。」

姜榆映忘了多久沒想過胡彥俊這個人，此刻她才又重新感覺到他是個多麼好的人。他對她太好了，超過了她所值得的太多。

曾經，她是這段關係的受害人，她讓他任意徘徊在冷待與追求之間。然而，她跑向另一個人，但仍然偶爾回頭凝視他，引誘他繼續待在她後頭。最後，她成了這段關係中更壞的一方。

姜榆映不自覺地用手捂住額頭。胡彥俊沒聽說過這是羞愧的表現，他以為她不舒服。

「妳怎麼了？」他伸手扶住她的前臂，伸出的手戴着跳字錶。

姜榆映怔怔地看着他手上的跳字錶，她懂了。

她沒有責怪他的資格，是她揮霍了他的等待。

胡彥俊尷尬地把手縮回來。「跳字錶比較清楚，連分秒都看得到，考試時分配時間比較方便。」

姜榆映感激他還花心思為她找下台階。這個結局是她自找的，是她應得的；她沒有在適當的時候發現他的好。

愛情教曉我們甚麼是「時機」，也教曉我們時機是拒愛的一切理由。

胡彥俊不愛她了。他愛她的時候，她不愛他；她想愛他的時候，時機已經不對了。

鄒柏奕成了姜榆映的禁忌。她假裝從來沒有喜歡過他，甚至從來沒有認識過他。她可以假裝得很徹底，因為得到對方的配合。

姜榆映沒有再找過鄒柏奕，他也沒有再找過她。從那天開始，她再沒有到過那個商場，也不再沒上過線，她要避開所有他可能出現的地方。

那個湖水藍色的紙箱一直塵封在房間的一角，姜榆映不敢再碰。直至後來有一天，她的ICQ賬戶莫名其妙被封鎖了，她失去所有聯絡人，包括她一直要逃避的那個人。

突然，她很想重生。遺蹟留下只會觸發睹物思人的悲劇，她鐵了心，將那個湖水藍色紙箱掉棄，將有關他的一切都掉棄。

她沒有揭開盒蓋，但她記得那裏面有些甚麼：一疊盛夏時分的補習筆記、一張皺巴巴的包裝紙、一個小枕頭、一張補習導師簡介單張、一疊嚴冬時分的補習筆記、一份在精讀課首堂派發的筆記，還有一隻女裝手錶。

她恨自己如數家珍。



「妳真的捨得？」

姜榆映沒有捨不捨得的選擇。「我不能再留着它們。」

「好歹是回憶，每一段回憶都是人生的一部分……」

「不要再說了！」姜榆映告訴自己，這一次，是她最後一次想起這個名字。她當下立了個誓，她要忘記這個人。「永遠都不要再說了。」

（二）如果愛情像日落那該多好。

八月，太陽很猛，氣溫很高。快遲到了，姜榆映不想為自己的大學生活留一個糟糕的開端，她加快腳步，幾乎是跑。

大學真的很大，姜榆映從踏進校園的第一步已經開始迷路。她本想盡用動物的本能，利用聽覺去找迎新活動的場地，但她很快便發現行不通，因為此刻大概有一百個學系正在舉行類似的活動。

原諒我 不記得忘記

- 作者：秋映
編輯：王雅卿
封面及插畫：WING MAK
設計：4res
出版：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網址：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
- 香港總經銷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台灣總經銷：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
電話：(886) 2-8227-5988
網址：http://www.namode.com
- 出版日期：2020年1月
圖書分類：小說
ISBN：978-988-8664-06-1
定價：港幣78元正/ 新台幣310圓正



如果愛情像日落那該多好。
願意等的話，
日落終究會來，
但愛情卻總會
在等待中消逝。



ISBN 978-988-8664-06-1



9 789888 664061 >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

Mod. E.

上架建議：小說

定價：港幣 78 元正 / 新台幣 310 圓正